董中峯先生文選 下

董玘(明)

抄本

K275
T835

董中峰先生文選卷之六

武進唐順之選　　山陰王國楨校刻

記傳類

雲崖書屋記

茶陵之山有曰雲陽者秀特爲諸山最揮使王君天錫爲郡校弟子時旅遊其下見層峰崒起巑巒飛走奔迅往復若奮擊狀盤廻百餘里綺綰繡錯聯嵐四匝若爲境保障然又時出雲以雨境內之田有及物功慨焉樂之因自號雲崖復築室於其

居之東與山相植榜曰雲崖書屋日弦誦其間忘其爲貴胄有勲廕可恃也既而重絶世業乃受父代服武弁則又日吟嘯其間若不屑事事者或嘲之曰子惡取於雲崖哉夫雲膚寸而合不從朝而雨天下使槁瘁甦百植遂子豈有是歟獨長攝戎伍以奮擊保障爲職若將取象於是山者顧乃泄泄而居默默而嬉曾不知習金鼓爲事據徼合變躡附風雲以大祖業遺後胤圖方咢然獵美稱自居不已惑歟天錫逌然而咲曰客將索我於形耶

且吾幼而有志欲階文舉以自見亦既弗遂已矣方今天下承平四夷賓服兵木無刃吾雖欲出奇奮智建斬將搴旗之功逞志伊吾效命馬革何可得哉夫李廣不遇高帝終於不侯衛霍以遭逢遠迹羊豕之間故行不得忘先而自成功不得背時而獨章自勞於人之所弗用取忤於世之所諱聞智者弗爲也吾獨愛是山之秀特及雲之變態仰而遨俛而哦雲之烝烝朝吾載興雲之悠悠吾暮而休以此自樂不亦可乎於是州守林君粹夫聞

其言而異之爲賦雲崖詩繕紳能詩者相繼有作又數歲其子裘來遊太學以予世父亦嘗守是州也具以事語予請記天錫署衛篆以廉稱嘗從征南夷有勞又著邊務及古今名將優劣二策皆切時規迹其自言其取於雲崖也信有志哉

一樂堂記

一樂堂者志樂也作堂者爲都給事中臨汾張君其稱曰世之可樂者衆矣吾竊有味乎孟軻氏之言樂也夫父母兄弟所性之樂也而說者以爲繫乎天謂其不能必有也天乃幸吾學焉吾父壽七十吾母六十有八皆亡恙又以吾故同被封命而吾諸兄弟又皆有子歲時舉酒相屬燕語一堂謂天不吾學不可也始吾之遊鄉校也吾同業之士數百人靡恬若侍者半終解者半所謂存與無故者不能什一焉及吾舉進士吾同榜者三百人以錄計之有永感者有嚴侍若慈者具屢而又有兄弟者不能什一焉其後吾出爲令入官於朝未數歲也而昔之侍者或亦不存屢者或爲感矣其具

慶而有封命之及者又不能什一焉而兄若弟之
多故又弗與也以吾一鄉如是則天下可類知也
以吾一榜如是吾前後者又可類知也故曰天也
夫其不能必有於天也則吾有之而樂也可無志
乎請爲我發之玘應之曰君以人之不能必有於
天而樂也亦知有之而弗樂者乎夫以所性之樂
宜無不然者而其樂也蓋亦不能以什一孔子之
讀詩也至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弗順則弗樂矣世固有責爲王公而不得於親
祿足以及其朋友故舊而薄於兄弟茲非戾其性
與夫戾其性者非天也或盡性矣而又有不然者
聖人盡性之極也不幸而如舜之父子周公之兄
弟其樂乎否也蓋舜之憂如無所歸而周公不免
有過彼不幸而不遇於父母兄弟也雖大聖且然
況衆人乎夫其樂繫乎天也既不可以必有有之
而戾其性或弗樂焉而盡性如聖人又或弗能有
也然後知君之樂而堂之不可無志也登斯堂者
其亦有感於斯乎

閒菴記

婺源之桃溪有宅一區亭榭幽閒林樾蒼潤山迴水遶不知出逕者閒菴潘翁之所居也翁雅性樸素與世無爭嘗以子官大理被封命視冠服若束已者既扁其居曰閒菴因自號焉其所如往坐嘯終日人莫識其意也獨從子二人曰散叟澹叟者時從之遊客或過而問之曰翁獨欲閒乎士乎農乎工若賈乎夫各有所業也翁豈不居一於是乎曰吾猶夫人也安能逃於四者之外哉客曰然則翁固士乎少而不學謀乎壯而不祿謀乎老而不子孫謀乎而獨閒者乎曰吾本不仕且以詩書遺子孫矣客曰其然也無門庭之日接乎無井邑親旅之交輪鞅之過乎無官府之飲射乎曰吾已匿迹而簡出矣客曰夫信欲閒者乎則何為而山乎水乎林樾乎亭榭乎園畦乎松乎竹乎泉石之愛乎此亦有所累也而非擾擾乎曰是誠有之然吾亦適之安耳客曰雖然其終能閒乎夫目能無視乎耳能無聽乎口能若噲乎足能無為乎而翁將

黜其用乎曰是吾安能哉吾視猶夫人也然而人於錦繡之觀珠璣金玉之玩曼冶之容充其目而不足也則吾目閒吾聽猶夫人也然而人迷於喧鬬之叢是非毀譽盈其耳而不反也則吾耳閒吾足猶夫人也然而人之奔走公卿之門履危機而不已也則吾足閒吾手猶夫人也然而人才籌尺寸簿書刀筆之不離也則吾手閒吾口猶夫人也然而人市言利而朝言名也則吾口閒吾耳目閒手足閒口閒則吾心閒心閒而形不勞此吾所謂閒也客曰遠哉其言之乎翁信閒矣使皆閒乎其誰爲稷使皆不閒乎其誰巢許且吾聞之也君子有所閒有所弗閒有所閒者人也有所弗閒者天也有事而無事閒之道也翁一以無事爲閒乎於是散澹二叟揖翁起遂去之林間顧謂客曰翁方欲閒而幡幡然自明也不已過哉子姑已

荷塘義倉記

荷塘義倉在增城縣之甘泉都故封太孺人湛母所建者太孺人有子曰若水既官太史氏迎養京

師諸所與交際爲太孺人壽者及祿入之贏必以
歸太孺人歲久積凡若干金其沒也遺命以易穀
爲倉於荷塘之濆所以濟近都之貧無種本者太
史君既奉命以從事乃具爲條約請里中耆艾之
雅行者二人主之而湛氏不得私焉時耕以貸時
刈以斂貸以戶爲率而籍其數斂以斛加耗而捐
其息濫冒有稽惰廢有罰又慮其久而或墜也屬
予記其事於石以視來者予惟近世所謂義倉皆
公家之儲其設也以州若縣而不及於鄉子朱子

蓋嘗病之始倣古法作社倉於崇安人以爲便然
其衆假之有司上說下敎更數年而始成東萊呂
伯恭氏嘗欲屬諸鄉人士夫相與糾合而行之不
以煩於有司而卒不果爲其後東萊之門人潘叔
度者出家廩行之於婺朱子亟嘉歎焉而當時猶
不能不以爲疑蓋爲義之難如此若孺人者所事
不踰閫閾而垂沒之命乃有及乎此以德其鄉之
人此其賢也豈獨婦人女子之所少與今州縣之
藏既不以時發閭里之雄坐操利權歲取倍稱之

息而貧民爭趨之者非是則無所於貸也使一鄉之間力能為者皆如太孺人之為則其法雖不必出於上而亦豈非王政之助也哉太史君方以儒鄉用又慨然以復古為任者他日推太孺人之志以廣米呂之澤予知其所濟者不獨都里之近而已也是舍也為屋若干楹為穀若干石其所為條約多本崇安社倉之舊不曰社而曰義者蓋有餘以予鄰里鄉黨固仲尼所謂義云

中峰書屋記

世稱東山之勝者必曰西眺蓋其山外峭而迴隱自下而望不知其弘敞可居也步其上始見棟宇即太傅故址今為寺者四面阻山林木蔽掩又若不知其所出於環奇紀特之觀登覽嘯歌之適必於西眺而後得之而東眺偏左遊者希至故西眺又專其勝焉予家近在山下客至來者不與遊然亦止於所謂西眺者而未始知中峰之勝丁丑之夏蒙恩賜召歸一日循東眺而下得隙地可二畝許其前皆懸木蒙翳榛莽塞道蓋人迹所不至者

仰視其上有小峰焉攀援而登其後諸山左右環列勢若城郭而其中峰自遠而來若斷若續若飛若舞盤亘而下於所謂小峰者又分而爲二則東西眺也而茲峰適當兩眺之中予駭然異之乃即隙地伐惡木去榛莽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爲踴躍奮迅而出也

春暉堂記

予友侍御蘭谿唐君嘗作堂爲奉母之所名之曰春暉之堂而屬記於予且曰吾母之歸值吾家貧甚事吾大父母拮据爲養比其沒也脫簪珥以營喪葬飲食湯藥不假手於婢先君治家嗃嗃曲爲承順始終無忤色教吾兄弟劬勞尤甚聞有善行則喜小有過則怒蓋里中稱婦賢者必曰先君稱母賢者必及吾兄弟今春秋六十康强無恙顧吾無以致吾心者竊於孟郊東野之言有感焉此堂之所以名也願爲我記之予觀小雅蓼莪之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父母之恩如天也而其自

比則曰匪莪伊蒿蒿亦草也寸草春暉之喻東野蓋亦本此雖其爲辭不同而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夫昊天之所覆春暉之所煦其不爲一物明矣而孝子之心每自託焉以見親之爲德其浩大而無窮者如此蓋雖竭其力以終身而慊然真若不能自殊於物者然非從事於此而身允蹈之亦孰能大有味乎其言哉君起甲科官兩臺有祿入之奉有封典之錫可謂能榮其親而其心若不自足乃退託於窮人之辭以名其堂於是可以知君之

孝矣觀嘗聞曾子之言孝有三小用力中用勞其大不匱不匱者博施之謂也君之所以爲孝者豈徒區區力與勞之間哉夫春仁也仁者不私其身故其事親也如事天而事天如事親斷一木戕一獸不以其時謂之非孝與仁其致一也以春暉喻母亦既以天事親矣以親事天而與物同其春者獨非君之任與夫以事天爲任則先天下之憂若以爲親憂後天下之樂斯以爲親樂而所謂力與勞者曾足以爲孝與楊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

其舜乎舜稱大孝亦惟不自足而已矣君清脩好學抱用世之志初為郯令會寇擾山東能守城捍患郯之人至欲尸而祝之及為內臺數慷慨論大事出按於滇剔伏蠹抑權幸公察舉嚴法令凡滇之利害如無不言言無不盡其名迹所起固將有天下之任者予故推仁孝之說以為之記且以相君之志他日功利溥施如春之無所不被而人亦因以成其親之名曰幸哉有子如此則所以報其親者不既多乎而奚寸草之云

南山十五勝記

浙多名山在越者尤雄絕天下故越之山於浙為勝環越治千里山皆秀拔然衆奇攢蹙無與南山者競故南山在越為尤勝南山距越城三舍許提學潘公於是作藏脩息遊之所焉蓋是山起自天台奔馳雲矗亘數十百里結秀於茲背接金罍首枕姚江萬山來朝勢若星拱冬夏蒼翠悠然可愛中峰峩峩登之毛骨竦然若飄浮上騰而遊廣寒也故其名曰大寒峰左右有臺前淼五湖萬頃沉

碧良辰偶坐有助吟適故名曰詠湖中有層臺北
臨大海驚潮突來峨湧雷迅一覽可極故名曰望
潮乃大寒峰之絕頂也大寒峰之西北有峰其氣
蕭然一也其形僂然俯也因名曰小寒峰小寒峰
之下有地廣數百步廓然而墏坦然而夷南山書
堂建焉南山之西有谷岈然名曰靈蓍昭其產也
谷之東有井洌然名曰寒泉嘉其性也井之北百
步許有嶙嶨如名曰大雲嶨氣之自出也嶨之側
有山昂然來屹然峙者其名曰鷹山鷹山之西北

有山伏而復起雙巒若翼兩池若目其名曰鳳山
形之肖也鳳山之南有平麓元朱白雲遯世於斯
因名之曰雲麓表幽躅也東有茂林乃先世顯謨
公養高之所因名之曰月林林之北有峽顯謨公
舊於其下彈琴自適因名之曰清風峽存祖武也
林之南有閣客至款坐飲以香茗其名曰浮香閣
之下有溪夾以桃樹飛花逐滿其名曰疊錦閣言
其清溪取其文也凡茲十四勝者皆廻巧献技以
麗於南山書堂而書堂前有研珠池後有太極窩

左有牛首山石蟹澗右有悠然岩清斯沼蓋自足
為一勝而又衆勝之攸會也故名其勝者總曰南
山玘嘗從公及諸同遊者步而觀焉信其尤勝於
吾越也然因公之作揆公之情有不獨在於山原
林麓木石水泉之勝者蓋井冽寒泉其中正之道
得之谷叢靈著其神明之蘊以之極目湖海其學
識之宏深像之寒峰天聳錦溪地麗其行之獨立
文之經緯法之鳳山形儀鷹山勢奮其出處之時
遇事敢言之勇如之鼎出雲雨寓仁民育物之心

峽激清風表廉頑立懦之節飛閣浮香入淡而不
厭之味步月林之下則想霽月之襟懷立雲麓之
上而追白雲之高尚然則公之於南山也德合焉
志昭焉情亦以寓焉固不專以山原林麓木石水
泉之勝也昔永州之山得子厚之文以華之遂顯
於天下聞諸後世況公講書闡學唱道東南而適
於茲山寄其仁智之情則南山之名豈獨稱勝於
吾越而已哉覩洛山而興思望武夷而仰止者將
於是乎在諸同遊者皆曰若子之言遂以志之

師儉堂記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戒菴靳公作堂於京口之私第高廣之度斲雘之觀咸殺以從朴既成名之曰師儉之堂而命玘為之記玘辭不獲則請曰師儉云者豈有取於漢酇侯之語與公曰吾因其語非師其意書之稱禹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吾以儉之一言百善之所本也將以為吾子孫訓蓋儉與奢對奢則其心侈侈則逸逸則忘善而不善生焉儉則其心約約則思思則知不善而善生焉夫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至於禮也亦曰寧儉先王之制自公卿至於庶人宮室服御莫不有等其功大者其饗厚其功末者其報微是故分定而教成及禮之壞也相尚以侈而不知其非若世祿之子孫席寵舊敗禮度又有甚焉者夫防之於始則易明之以分則安此吾之志也玘退而嘆曰遠哉公之名堂也豈唯昭儉德以為子孫訓而其所以相天下者從可識矣夫古之正天下者必自家始大臣之奉公未有不忘其私者禹之勤

於邦亦唯其儉於家也使宮室之弗卑飲食衣服之必厚焉且自為之不足矣其何以美黻冕孝鬼神而盡力於溝洫哉然則禹之儉乃其所以成允成功而仲尼所謂無間然者也公以碩德令聞為天子所倚任屬四方多故贊襄左右憂形乎色孚發乎志一言之入有替有献而天下陰賴其功至於燕居之微所以律其身而訓於家者乃如此則其夙夜之所事勲烈之所極奠社稷而銘鼎彝者詎可量哉昔李文靖治第僅容旋馬希文且老不患無居皆稱宋名相而其為言者則不過以寬隘為譬形骸自外為達而已其意固無以大異於鄭侯之云者豈若公之上取訓於禹探善本明功分將以成教乎天下言近而旨遠不獨為公之子孫者所當世守而勿忘也玘不佞敢具述公之訓且推其志之所存者以為記使後之考論相業者徵焉是堂也為所居之正寢其左為祠堂又其前為教叙堂其右為誦抑齋其後為光霽樓其名義皆取諸古以別有記茲不著

龍山石路記

龍山在歙之崇樾東去徽治十五里北走寧國太平三郡之人交會往返道所自出峻險且隘霖鍥潦齧寖為坎窞行者咨嗟居人鮑君倫乃謀除之鑿隘以寬砥險以坦遂為四達之衢起含南慈孝坊亘山而北抵沙溪橋凡千二百丈有奇匠工傭食之資鐵石之費咸以百計工垂成而君沒其子以潛卒任究之又作亭山麓當忠烈廟下為憩息之所以家君嘗宰黟黟為歙隣邑乃乞書走京師

屬予記之曰庶來者有攷焉以無泯先德予讀周禮嘆先王為治之迹寖以廢壞於是重有感焉夫道涂王政之一事耳有野廬氏掌達國路至於四畿有司險植之林以為阻固有候人以司其方有合方氏以壹其度有量人以書其數而時雨將降則有開通之令雨畢有除道之教噫何其丁寧以急也蓋所以休養天下於無為者既盡其道而必為之經制自城郭墻塹溝澮渠川以至於徑畛涂道杠梁無所不備而後天下之利盡而道涂之設

所以致天下之人同四方之軌而合其情宣其政通其利者亦必以為急而不敢後故道弟若塞單襄公知陳之無政以時平易子產美晉文之宜霸蓋於此占政令之脩廢考王教之存亡焉而今世吏者鮮加之意其所謂能者簿書刀筆之餘卒粉飾廨宇營葺亭池為無益之興作而不及於民雖溝渠隄防民所倚以為命者亦以為不急之務而不暇為而況於道路哉於是時有能以其餘力平其險阻為一方之利如鮑君父子者不亦賢矣乎然使平易道路之政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之人則世之為吏者可知矣夫有利物之心雖以匹夫之賤行之於一鄉尚有所濟矧在上者因其勢之所得為凡王政之所急者一加之意其為利豈有量哉夫樂道人之善君子之心也而又可以規吏政焉故不辭而書之

玉山縣重建廟學記

高皇帝肇造華夏即詔天下郡縣洗新廟學更化斯人當是時玉山之學已建而規未及宏也其後

壞而復脩亦因其舊　今上嗣大寶惓惓教事乃
至諸道專以是課司牧之殿最弘治丁巳吾郡守
王公仰承德意及按部諸公之檄用宏茲學以縣
令來君某總其事以民之義而材者十有二人董
其役以帑藏之餘錢給其費百需庶爲靡不經度
既而來君以事去任庚申之夏孫君時望代至稽
工責實越三月而告成視舊學擴地蓋四之一增
棟亦幾之上自禮殿徹至饌房悉完具美土俗驚
嗟孫君於是遣使以鄉先生周雲翔書來屬余爲

記且曰庶有告於斯乎余唯今天下之學師祀孔
子及其徒而諸生則習舉業是固以舉業學夫子
矣不然則進而謁廟瞻仰巍巍夫子之道自一道
也退而執經口耳沾沾諸生之學又一學也是豈
國家設教之意哉蓋舉業所務者六經茲非夫子
所述以教其門人與萬世者乎所兼者子史茲非
六經之裔而後儒所以紹夫子者乎學不外是特
舉之之際不得不即言以驗之耳而遽以文體不
類爲病余謂不足以爲病也嗚呼古樂今樂受民

則同古學今學志道則一苟志於道雖舉業亦集義之方苟不志道雖四術亦假仁之具故學以立志爲本也然則今之士必從舉業而學夫子乃可沈涵於章句之間撰擇於論述之際守典常以方其行積道藝以周其用夫子之教如是而已徒規規於文詞之末未舉則獵經以徇利既舉則併與其所爲者而棄之終身無一字可用是舉業之賊也

張處士傳

張處士名綸字用理杭之仁和人也以一布衣終於家而仁和之人識與不識皆曰是善人長者而今亡矣其莫也有銘有表有誄其稱予惋慕有達官貴勢之所弗及者嗟乎處士何以得此於人人哉處士少即代父事不及學其行履率依忠厚常以厚名齋曰此吾所以志也治家不爲私蓄父沒哀毀骨立及喪母年過六十矣毀如初作永思菴於墓側歲時祀享雖疾不以諉諸人愛諸弟多所推予弟被逮挺身代之幼姪夫恃保護如己出平

居自奉甚約慶弔問遺雖疏遠不廢見邑中貧窮者輒為致醫不幸死資而葬之歲常數十人嗟乎自先王孝友任恤之教微而父子兄弟以及鄉黨之際其稱鮮矣有如處士者可不謂難哉夫挾皆攝柄其存也容或游媚取合焉比其死是非定矣而處士特以布衣著稱語曰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鄉其德乃長處士近之矣初處士之從子刑部主事元吉與余游數為余道其世父事及余省覲還道杭而處士沒其子應祉應祜衰絰杖跣泣請

余為傳曰將以藏於家余以處士名迹著在人者如是奚庸傳辭之五六反而請益堅既又以主事書來曰吾弟以不得史氏之言為無以託其父於永久也昔之圬者市藥者業種樹者皆可傳吾世父顧不得與若人比與且三人也誠有所激而傳之者吾邦之俗薄亦甚矣傳處士非亦有所激者類耶余感其言乃為叙次而論之至其世系名氏生卒載他文者皆弗著